

老希 著

穿越灵魂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穿越灵魂

李瑛



老希
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灵魂 / 老希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54—6832—1

I. 穿… II. 老…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860 号

策 划: 大 卫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大卫书装+魏义福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1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5796 行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一

中国诗歌学会原会长雷抒雁 在老希诗歌音乐朗诵会 暨诗集《宇宙之鹰》首发式上的致辞（代序）

感谢各位诗人和企业家给诗歌的抬爱和荣誉，你们今天的光临不仅是柴先生的荣幸，也是诗歌界的荣幸。我几乎没有参加过这样豪华的诗歌仪式，我觉得今天柴先生的诗歌音乐朗诵会和诗集《宇宙之鹰》首发仪式给蓬头垢面的诗歌以荣誉、以尊严，让她精神焕发，让她流光溢彩。柴先生了不起，是我们诗人的骄傲，他把诗歌和财富融在了一起，为诗歌的发展探索出了新路，感谢柴先生举办的这次诗歌音乐朗诵会。

柴先生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宇宙之鹰》，一听名字就够开阔，够浪漫。一只鹰在宇宙翱翔，多少有点孤独，但是他的气势，他的襟怀，他的一览众山、无往不胜、永不气馁的那种精神却是企业家和诗人共勉的。

在会上看到这次诗歌音乐朗诵会是由环球华商协会主办的，柴先生是协会的执行主席，是企业家，也写诗，他举办这次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古人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句诗：“商人重利轻离别。”“重利”是追求利润，那是应该的，“轻离别”，离别就是对感情的忠守，所以那商人的老婆就和他离了婚。我觉得离别是情感，诗是言志，也是言情。柴先生如此多情地对待诗，一改过去我们对商人的看法。我觉得商人重利是对

的，而重情却是不易的，柴先生的情感给我们的感觉却很充沛。关于诗歌，最早的诗歌不是写在书里，是写给嘴的，是嘴的朗诵。写在书里的诗往往是要死亡的，流行在嘴上的诗是活的。朗诵是一种艺术，我觉得朗诵家找到诗是件好事情。《宇宙之鹰》的朗诵家给《宇宙之鹰》插上了翅膀，会让其飞得更高更远。感谢朗诵家对诗的再创造。诗的内涵一般不易了解，很多不是很清楚，但是听朗诵者朗诵，把诗里内在的更美好的东西传递出来，我们就轻易理解了。

今天是个好兆头、好日子，是文学和经济的联姻，商界的脚已经踩进了文学。我希望伟大的企业家把眼界放得宽一些，给诗歌以关注，给文学以关注。诗歌以后也该在经济领域多做些贡献。在此我感谢柴先生，感谢到场的各位企业家对诗歌的抬爱和荣誉。

作者系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原会长

一点说明

我的忘年交朋友，也是中国诗歌学会原会长、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雷抒雁于2013年2月14日突然病逝，给我打击很大。我们结识源于去年我举行的诗歌音乐朗诵会暨最新诗集《宇宙之鹰》首发仪式，他的发言很诚恳，很有感染力，给我很大激励，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在他去年8月的70大寿来临时，出差在外的我赶紧推掉重要活动专门飞回替雷老张罗70大寿。午宴时，雷老高兴异常，频频喝起红酒，和诗歌圈的朋友们一一碰杯，并唱生日歌，吹蜡烛，谈天说地，像个老顽童。雷老当场还答应为我即将推出的新诗集《穿越灵魂》作序。后来雷老因身体不适一直没能坐下来写，不过他对我用手机短信发他的新作不时给予肯定和鞭策。去年春节前本想去看望他，但因忙没有去成，本打算节后去拜访他，竟没想到在老家还没回京就收到诗友大卫用短信发来的雷抒雁去世的噩耗。起初我还不信，以为他开玩笑，但上网一看，果真铺天盖地的不幸消息迎面扑来。悲痛之际，我想起雷老在我诗歌音乐朗诵会时即兴创作的一首诗：“总向英雄说成功，谁知高树多悲风；纵是儿女寻常事，亦有碧桃别离情。”他还嘱托我一定让当时在场的著名书法家米南阳书写下来珍藏，米南阳先生当即答应下来，至今想起来感动。在新诗集出版之际，特整理他在我的诗歌音乐朗诵会上的讲话录音，权作代序，以示纪念。

序二

爱的坚守与火的重生

李小雨

—— 004

爱情与事业，是人生必经的两大重要旅程，也可以说，爱情与事业，是人生存在的实际意义，是人类精神的依托与提炼，也是最富个性的最为丰饶的经久不衰的文学主题。它们蕴含内容的深广、精神层面的飞升、呈现方式的繁复、表达效果的多元，都使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和诗人把这人生的两翼唱成永恒的主题。老希新编诗集《穿越灵魂》，就精选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十年所写的爱情诗和言志诗。从这两部分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远离故土的跋涉者、一个事业成功的拼搏者、一个真善美的虔诚追求者、一个历经地狱、天堂的灵魂的修炼者所经历的肉体与精神的重重磨难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中，老希以他坚持不懈的大量的爱情诗感动了我们。他的爱情诗，真诚、激情、细腻、生动，采用独白式的倾诉或吟唱般的朗诵形式，语言流畅，节奏鲜明。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初始的甜美和期盼，结局的凄冷和孤独，如梦的追寻和幻影。这三个阶段，概括了他亲身经历的全部的爱，淋漓尽致的内心的痴情、期盼、忐忑、猜想、奢望、狂热、欢乐、迷惘、痛苦、疲惫、如饥似渴，死而复生……他用百多首诗的篇幅写尽那些心灵的悸动，他是精神世界的探密者。

他的诗，总是建立在一种借助于天地万物、日月星辰、花开鸟鸣的想象与飞升之上，处于一种诗性的直觉之中；他的爱情诗，是人生最迷醉华丽的部分：“平静的湖上飘着一叶情舟/痴迷地追寻爱的源头/一片多情的花瓣吻着柔水/轻轻地双手捧起/端详/疼爱而温情地贴在怀里……”（《疯狂的爱情》），他放纵想象，要“穿上潜水服/去探听你的心语”，他坦露最初天真的萌动：“你的蓦然出现/一下子掘开了我堵塞已久的感情/似火山岩浆喷涌而出/似滔滔江水一泄千里……”他的不安和狂放的灵魂在经历了痛苦的打击之后，更传达出生命的疼痛感，那些以往爱的花朵，既是微笑，也是伤痕：“潺潺的挚爱/在惨惨凄凄里/经受着刻骨的淬火”（《这一切都为了什么》），“黑暗如泥石流漫过我的血管/污泥淤在心灵深处/挣扎在一再上涨的郁河里”（《谁给我引线》），沉默也是一种伤害，奢念也是一种哀愁，直到“山在冷静地思索/不再怨恨水/只等水的清脆声音”（《真心是一种永远》），越到后来，那表白越成熟为一种自信的、理性的对生命的歌颂：“俯腰看去/旷地野花溢出生命的光芒”，“痴情是种幸福/也是一种浪漫/把我对你的爱/看做一种神圣/更是一种崇高”。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老希坚定地歌唱着已被这个时代渐渐淡忘了的爱情，已被大众传媒和商品经济颠覆了的娱乐化的爱情，已被流行世俗和迎合时尚修改了的爱情，麻木了的破损的爱情，在当今“还有爱情吗”的质疑声中，老希的坚信、守护、宽容、单相思式的玫瑰梦，并不想阐明多么深刻的哲理，而只是尽情地享受沉浸于情感波澜的过程，他的爱情是古典式的，他的爱情观是传统意义上的，他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的，他的爱情动力是正能量的，我们不妨把这漫长的感情历程看作是一种诞生、毁灭、涅槃的辉煌的神性的精神史，在这些诗中，存在着一

种真实与虚幻、个体与整体、特殊和普遍、有与无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这种爱情的脆弱与坚强，这种个人的感受与人类的集体经验融合为一，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抗中是同时存在的，它们相互转化，相互引发。

因此，在他的言志诗中，我们可以读出滚滚红尘之中他的狂傲、不驯、特立独行的高远抱负，他并不是按一般人的生活准则行事，他追求的是一种高居于宇宙之上的任意翱翔的自由与强大，他要跃出鹰一般的人生轨迹。无论他追求的是想象中的“有”，还是现实中的“无”，他都以高蹈的形式释放其精神。在几十年的打拼中，他深知生命的过程中永远伴随着痛苦，诗人又必定是孤独者，此时，他便将“爱”做为抚慰灵魂的最后的家园，就像但丁在《神曲》中把贝特丽亚做为精神引导的女神的象征一样，在远离家乡、亲人逝去、贫困交加的“失乐园”中，那爱情的甜密、温馨、浪漫是多么的美好和令人留恋！老希诗中的爱情，既可以看作是作者亲历的感情往事，也可以读作是指他此生密不可分的事业、理想、他的梦魅以求的奋斗目标；诗中对爱情的追求，最终是对生命自身的审视，对现实的批判，对心灵的润泽和补充，对人的精神力量的促成。

因此，在老希的言志诗代表作《我梦见我是一只宇宙之鹰》中，他找到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正如诗中所写：

要想生存扎根
困难无疑会涌如潮水
这困难的潮水持续十多年
历尽尘世沧桑
沧桑的日子让鹰流了一次又一次泪
也让鹰醒悟了许多

鹰成熟了
从一只普遍的雏鹰锻造成了勇猛的雄鹰
胸怀更远大了
信念更执著了
鹰高瞻远瞩
开始积聚超越梦想的力量
十年磨一剑
已磨出王者之剑霸气之剑
能砍断一切缠绕筋骨的锁链
向宇宙冲刺
无论再涌来多少磐石
都会被神鹰一样的力量击碎
看啊
不远的将来
茫茫宇宙里疾飞着一只王者之鹰……

正是在这不间断的磨砺之中，他不断重新定位和修正他的价值体系，在现实中奋斗不息。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理想的甜美目标似乎永远不能达到，永远是带有象征意味的，老希只要在这跋涉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拼搏奋斗的姿态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这将是不断的磨难与洗礼的过程。而他的连续二十多年的爱情诗的创作，亦是在情感的奔突和理想目标的求索之间，达到心灵的平衡。爱情是言志的抚慰，言志是爱情的升华。这两部分是那样的相辅相成，合二为一。

是什么在“穿越灵魂”？正是这种意志、坚守、对美的向往、对爱的追寻、对诗的信任，才能在这粗糙、混沌、痛苦的重

重迷雾的现实中飞翔和穿越。

《穿越灵魂》一书的文本价值就是不间断地把美和爱展示给我们看，同时，在美和爱遭遇毁灭时，确认有一种强大的理想的力量引导生命的重生。

作者系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诗刊原执行主编

序三

让生命在灵魂中超越

智 圣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单纯而不能加以分解的，有生命性和自发性，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纯粹的，因他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堕落到地上，被圈入于肉体中，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阶段，又会轮回转世的。其后的新柏拉图主义都有对灵魂作描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曾将灵魂与心理学一同讨论。亚里士多德将《论灵魂》列为“第二哲学”的范畴。对灵魂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形式，躯体只是质料，灵魂才是实体。生命更在于拥有一颗健康的灵魂，我们因此就会变得聪明可爱、充满智慧之光，并且灵活漂亮；生命也因具有良好的基础而步步升高。反之，若灵魂柔弱，我们会变得迟钝，各种疾病、残疾相继袭来，侵害及丑逆使我们的生命充满诸多不顺。

生命在于有无数副本，但每个副本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在此世界里存活几十年，我们一定要好好料理那颗灵魂。许多伟人早已作古，他们的躯体也早已化为土壤，我们能记住的，能缅怀的，其实就是他们的灵魂。当然还有很多关于灵魂的说法和思考，在此不一一列举。但不管如何，它都是我们人类对自身存在，对“生命的灵魂”的一种思考和追问。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对应着地上的每一个灵魂，这古老的传说除了寄予着世人的美好向往，有没有还蕴含着其它值得玩味的寓意？哪一颗眼见为实的星星是属于我们耳听为虚的灵魂？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灵

魂何在？灵魂真的不灭吗？一直以来，无数人都在执著地探寻生命的灵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但是永恒的答案一定是有的。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然而，即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就是因为人有一颗能够思想的灵魂——我们生命的灵魂。正是由于灵魂的存在，从而带动了我们的整个生命，人类也因此变得高贵无比。因为生命短暂，灵魂总是不灭的。

曾经，灵魂中的梦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绚丽。记得那些匆忙而充实的日子里，为了玫瑰色的梦每天都在拼命地和时间赛跑。春日里阳台上争放的花儿与我们共度，夏日里的星星照亮我们身上努力的汗水，秋日的凉风轻揉着我们匆忙的脚步，冬日凛冽的寒风为我们嚎叫。但在这一切结束后我们迷茫了，就像一个小孩子走在高山深处雨后清晨的雾中，不知方向。在这雾里我们只能感觉到在我们低头刹那泪水滴落在大地上凄清的声音。最终我们只能无奈地背起我们失落的行囊，无助地踏上了我们另一段寂寥的旅程。

每每抬头望着那即将逝去的残阳，想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日子，茫然而凌乱。感觉我们的灵魂已经随残阳逝去……

荏苒的岁月，似水的流年。诡秘的天空下如水的月光不再温和，月光中那无助的灵魂在到处慌忙地闪躲着一切，因为它害怕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会打碎它自己。

腊月午夜三点四十分，走在香山下寂静的山道，呆立在夜空下任由凉风吹拂我的生命，小小的星光照出我们灵魂的影子，影子里依然透满凄清和迷茫。眺望前方的路愈来愈模糊，不知路还要荒寞无尽地延伸到遥远的何方……

风吹过我们的躯壳，拂出我们的憔悴和沧桑。而后就从我们的身后狠狠地离去，他带走了一切，我们的灵魂中的梦也同其飘飞逝去……

寂寞，一朵美丽洁白的忧伤的血，流过我们远离爱情的脉搏，我们心中远逝的寂寞情思呀，何时才能了结？因为我们灵魂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季节，那就是诗歌的秋天，金色的旋律唱响每个心灵的角落。在月明的香山时空隧道中品读长江文艺出版社精选老希先生的160余首《穿越灵魂》的诗歌，感知的是老希灵魂的无私袒露，是情感的真实显现，是真正穿越其灵魂、解读其人生的神圣密码。老希从小胸怀高远，立志要做一个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老舍那样忧国忧民的伟大作家和诗人。

诗歌是宇宙起源的内核，我们伴随老希这首《孤独者》便能走进宇宙灵魂的深处：

渴望光明

黑夜的潮水偏偏漫过来

呛得我几乎失却了生命

向往黎明

却久久地陷于这茫茫的水深火热中

总摆不脱那猖獗的幽魂阴灵

就宛若一座座高山重重地压过来

我只能窒息地发出呻吟声

于是幻然间

痛苦地举起愤怒之剑
以巨人之势
砍向擎天之柱
也为了让天重重地摔下来
狠狠杀杀他的威风与无情……

诗歌是宇宙的起源和内核，更是它的极致与边界。诗歌是生命最纯粹最高渺的沟通与抚慰，是对语言限度的置若罔闻与对语言潜力的引燃启爆，是终极的艺术，是以有限经验事实抵达无限先验世界。诗歌是真、善、美；是公平、自由、正义；是维新、革命、起义；是大同、太平、乌托邦；是挚友、情人、人民战士；是金、木、水、火、土；是成、住、坏、空；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音乐美术、劳动体育。诗歌是元，是一。诗生万物，诗法自然。诗歌之道就是生命之道。没有诗歌，人就容易活得浮躁、混沌、粗糙、陌生、贫乏、不幸；有了诗歌，人就容易活得安定、清澈、睿智、主动、丰富、幸福。娱乐开始让人放松，最后却让人紧张。诗歌开始让人紧张，最后却让人放松。娱乐是想毁掉诗歌的东西，诗歌是娱乐想毁却毁不掉的东西。如同爱情一样，诗歌是一项心灵环保工程。爱上一个人，就会觉得心里特别干净，写出一首诗，或读到一本好诗集，也是这样。诗歌就是世界给了你足够的为难之后，你发明的一种超出其为难能力范围的东西。诗歌就是世界删除你的时间。诗歌是诗人给自然的情书，给社会的判词，给人类的讣告；是心灵宇宙的公理及运算法则，是诺亚舟的旧船票，是采摘也是种植，是祭献也是报复，是黑匣子也是遗嘱。悲观地讲，诗歌只是一种欺骗，只是人生的一次自作多情。但，只有骑马才能穿过平庸的大街，只有诗歌才能点燃垂死的激情。在这场无醒的睡眠中，诗歌

是向觉醒者层层破开的梦。

小鸟会在树上歌唱，人们会在树荫下乘凉，远远地给世人一道傲视苍穹的美丽风景。纵观历史，横看东西，每个伟大的人物都有着远大的梦想，并为之奋斗，诗人老希也一样，他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像鲁迅、老舍、普希金一样伟大的作家和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东方文化与西方的抗衡者，用文学拯救人类的灵魂，他至今仍坚定不移地奋斗在实现他梦想的道路上。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成功也不仅仅有内在的梦想，还要有成就英雄的社会环境，从这点来说诗人老希以商界领袖柴松猷的两栖身份又是幸运的，在国家提出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之下，他高瞻远瞩全力打造“范蠡商圣奖”的宏伟目标，用范蠡精神提升商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用文化拯救企业家的灵魂，更值得我们期待。诗人老希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从他的诗歌《我梦见我是一只宇宙之鹰》就感知到他如苍茫大地飞出的雄鹰，展迎阴霾，穿越沙漠，鏖战黑夜，为梦想而努力奋斗，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茫茫宇宙之中的王者之鹰：

从苍茫的山脉飞出一只鹰
展迎阴霾
穿越沙漠
鏖战黑夜
眼眸闪现利剑一样的光芒
以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远离
……
鹰高瞻远瞩
开始积聚超越梦想的力量
十年磨一剑

已磨出了王者之剑霸气之剑
能砍断一切缠绕筋骨的锁链
向宇宙冲刺
冲刺 冲刺
无论再涌过来多少磐石
都会被神鹰一样的力量击碎
看啊
不远的将来
茫茫宇宙里疾飞着一只王者之鹰……

在诸神隐退、众生嚣浮的背景下，老希走向了大地与太空的边缘，发现了属于他更属于人类的最后一个家园。太空，向他展露无蔽的本真，以亘古的温存收容了浪迹的心灵，给予最大度的宽恕和救抚！“茫茫宇宙里疾飞着一只王者之鹰……”。

在幽旷的太空世界里，由于老希诗歌的朝圣，诸神再度隐现，众生寻求归位。应老希之邀给他的《穿越灵魂》写点东西作为代序使用，对于诗歌我一直是以敬畏的心面对，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与神灵和魔鬼沟通的特殊语言密道，老希的《穿越灵魂》给予当代人的启示盖缘于此。我与老希相识屈指算来已有九个年头，同他缘于一次饭局中的趣谈。犹记当初我端详他“环球华商协会”的名片打趣说：从面相来看，你的星运中含文曲、天禄星，你做华商协会是让世界牺牲了一个文学天才。当我的话说完，他当时眼泪哗哗，弄得满桌人局促不安，后来我慢慢知道他因为诗歌而成为北漂，又因为复兴大文学梦想而沉浮挣扎在红尘商圈。相识后的二三年间也并不曾怎么接触。有一次老希专程匆匆忙忙从城里奔赴香山，告知我某电子流通企业集团的知名总裁拟出资一笔巨额运作资金加盟环球华商协会做主席。我说：此光